



读懂厚黑学的第一本书



李宗吾◎原著 何 晓◎著

中华第一奇书 成败兴衰秘诀
可以不学 但不能不懂

厚黑学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厚学

读懂厚黑学的第一本书

李宗吾◎原著 何晓◎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懂厚黑学的第一本书 / 李宗吾原著; 何晓著. —北京:
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1.12
ISBN 978-7-5068-2651-8

I. ①读… II. ①李… ②何… III. ①伦理学—研究—中国
IV. ①B8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46740号

特约监制 / 马志明

责任编辑 / 庞 元

策划编辑 / 王 哲 刘连生

特约编辑 / 王文新 刘鹏飞

封面设计 / 壹诺设计

出版发行 /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(邮编: 100073)

电话: (010)52257143(总编室) (010)52257153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市京东印刷厂

开 本 /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/ 36

字 数 / 600千字

版 次 /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3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言

自1912年起，李宗吾以一部惊世奇书《厚黑学》震惊华夏，震惊世界，由此自称“厚黑教主”，人称“厚黑大师”，名列“影响中国文化的二十大奇才怪杰”。这部旷世奇书连同他此后陆续面世的《厚黑丛话》《我对圣人之怀疑》《心理与力学》《制宪与抗日》《社会问题之我见》《政治经济之我见》《中国民族特性之研究》《考试制度之商榷》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《迁老自述》《我的思想统系》等著作一道，一版再版，历经数十年之久而长盛不衰，并以各种译本传遍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成立了《厚黑学》的研究会。

宗吾先生的著述涉及哲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教育学，甚至畅谈物理学、经济学，凡百余万言，在经历40年代的轰动效应之后，逐渐在思想史上展露出深远的影响力和冲击波，开启了对国民性反思的思辨之路。在华人学术领域，林语堂、梁实秋、柏杨、李敖、南怀瑾、张默生、李石锋等学问大家对李氏思想进行了多方位的推演和研究，纷纷指出，李宗吾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，为中国现代思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在诸多作品中，宗吾先生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，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予以深刻揭露和严厉抨击。其文笔犀利，讽刺辛辣，许多见解令人叹为观止。其视角独特，观点新颖，自成一家，使人不能不佩服其对传统文化的切

肤感受与妙悟能力。为宗吾先生思想所折服，同时希望他的思想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，使更多读者受益，编者特编撰此书。

本书分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何晓先生对厚黑学的批注、解读，第二部分则为李宗吾的《厚黑学》原著。

第一部分分“话说李宗吾”、“厚黑是个什么玩意儿”、“厚黑庙里的范儿”三个篇章，参考李宗吾先生《厚黑学》《厚黑经》《厚黑传习录》《宗吾自述》，张默生先生《厚黑教主传》，林语堂先生《评李宗吾〈厚黑学〉》，南怀瑾先生《回忆李宗吾》，柏杨先生《谈〈厚黑学〉》，邓遂夫先生《维权先驱李宗吾》，陈远先生《被忽略的大师》等，以活泼的文笔讲述一些精短的故事，让读者轻松获取“厚黑学”精粹，以及全面了解“厚黑教主”——中国现代教育家和思想家李宗吾先生。

在第二部分中，我们精心汇编了李宗吾先生的全部厚黑学著作。包括《厚黑学》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》《厚黑丛话》《厚黑原理》《社会问题之商榷》《中国学术之趋势》《李宗吾自述》等几大部分，为读者奉献最全面深刻的原汁原味厚黑学大宴。

先生仙逝已逾半个多世纪，然其思想却影响并将继续影响许许多多的人，想必其可在厚黑庙中展露欣慰的笑容。

目 录

上册 厚黑学的智慧

第一部 话说李宗吾 /003

李宗吾原名李世全、李世铨，后来他读了书，看见《礼记》上说：“儒有今人与居，古人与稽，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楷。”就自己改名“世楷”，字“宗儒”。这一路走来，又觉得儒教也不能让他满意，心想：与其宗孔子，不如宗自己。于是改名“宗吾”，不知不觉间树立起了一杆特立独行的旗帜，走上了研究厚黑学之路。

第二部 厚黑是个什么玩意儿 /053

李宗吾曰：“不薄之谓厚，不白之谓黑。厚者天下之厚脸皮，黑者天下之黑心子。此篇乃古人传授心法，宗吾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笔之于书，以授世人。其书始言厚黑，中散为万事，末复合写厚黑。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面与心。其味无穷，皆实学也。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则终身用之，有不能尽者矣。”

第三部 厚黑庙里的范儿 /083

厚黑学这种学问，法子很简单，用起来却很神妙，小用小效，大用大效，刘邦、司马懿把它学完了，就统一天下；曹操、刘备各得一偏，也能称孤道寡，割据争雄；韩信、范增，也是各得一偏，不幸生不逢时，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，以致同归失败。但是他们在生的时候，凭其一得之长，博取王侯将相，烜赫一时，身死之后，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，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，大家都津津乐道，可见厚黑学终不负人。

第一部 厚黑学 /179

我读中国历史，发现了许多罅漏，觉得一部二十四史的成败兴衰和史臣的论断，是完全相反的；律以圣贤所说的道理，也不符合。我很为诧异，心想古来成功的人，必定有特别的秘诀，出于史臣圣贤之外。我要寻它这个秘诀，苦求不得，后来偶然推想三国时候的人物，不觉恍然大悟，古人成功的秘诀，不过是脸厚心黑罢了。

第二部 我对于圣人之怀疑 /197

世间顶怪的东西，要算圣人，三代以上，产生最多，层见叠出，同时可以产生许多圣人。三代以下，就绝了种，并莫产出一个。秦汉而后，想学圣人的，不知有几千百万人，结果莫得一个成为圣人，最高的，不过到了贤人地位就止了。请问圣人这个东西，究竟学得到学不到？如说学得到，秦汉而后，有那么多人学，至少也该再出一个圣人；如果学不到，我们何苦朝朝日日，读他的书，拼命去学？

第三部 厚黑丛话 /207

牛顿发明万有引力，这种引力，也不是牛顿带来的，自开辟以来，地心就有吸力，经过了百千万亿年，都无人知道，直至牛顿出世，才把它发现出来。厚黑这门学问，从古至今，人人都能够做，无奈行之而不著，习矣而不察，直到李宗吾出世，才把它发现出来。牛顿可称为万有引力发明家，李宗吾当然可称厚黑学发明家。

第四部 厚黑原理（心理与力学） /331

人的心，分知、情、意三者，意是知与情合并而成，其元素只有知、情二者。磁电同性相推，异性相引，其相推相引，有似吾人之情，其能够判别同性异性，更是显然有知，足见磁电这个东西，具有知、情，与人之心理相同。

第五部 社会问题之商榷 /403

我们要想解决社会问题，首先当研究的，就是世界上的财物，哪一种应当归诸社会公有，哪一种应当归诸个人私有，先把这一层研究清楚了，然后才有办法。

第六部 中国学术之趋势 /4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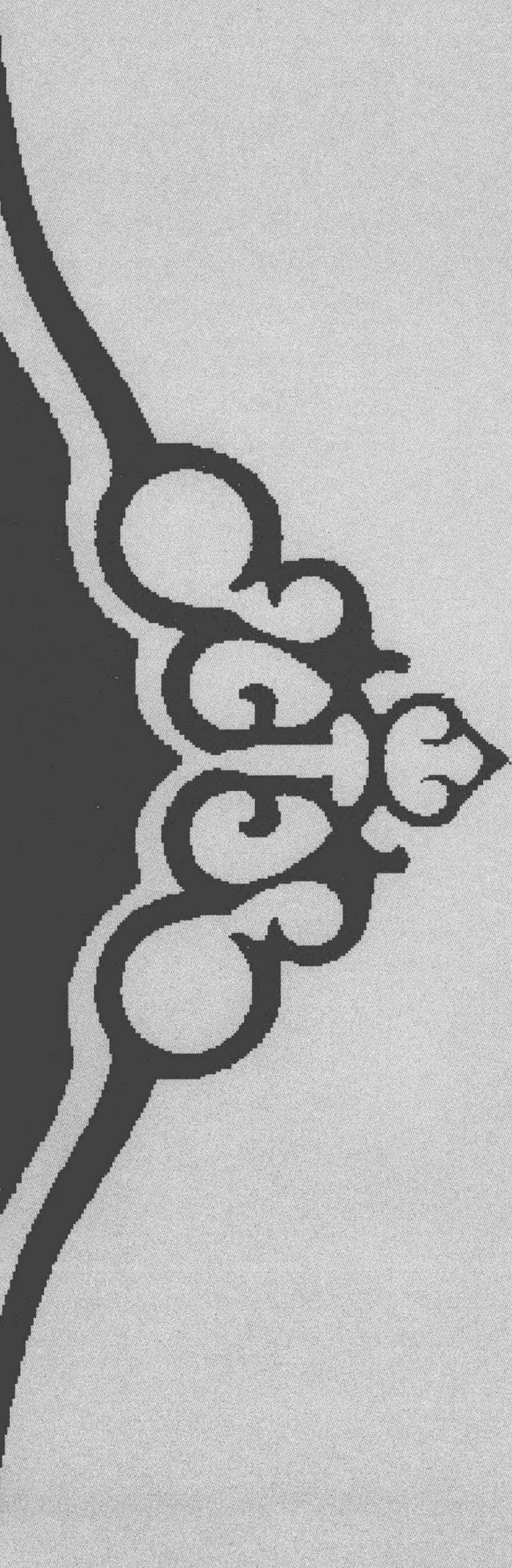
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，第一是周秦诸子，第二是赵宋诸儒。这两个时期的学术，都有创造性。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，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，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，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，俱缺乏创造性。

第七部 李宗吾自述 /507

我发表厚黑学，受的影响，真是不小，处处遭人疑忌，以致沦落不偶，一事无成，久之又久，一般人觉得黔驴无技，才与我相忘于无形，但是常常有人问我，发表此文，动机安在？目的安在？是否愤世嫉俗，有意同社会捣乱，抑或意在改良社会，特将黑幕揭穿。我说：“我写此文，最初目的，不过开玩笑罢了。”

◎上册◎
厚黑学的智慧

何晓 著



第一部 话说李宗吾

李宗吾原名李世全、李世铨，后来他读了书，看见《礼记》上说：“儒有今人与居，古人与稽，今世行之，后世以为稽。”就自己改名“世楷”，字“宗儒”。这一路走来，又觉得儒教也不能让他满意，心想：与其宗孔子，不如宗自己。于是改名“宗吾”，不知不觉间树立起了一杆特立独行的旗帜，走上了研究厚黑学之路。



（一）这个祖父不寻常

李宗吾先生（各位鄙视“厚黑”的“薄白”，大家请不要介意我称李宗吾为“先生”，比起能够看到这本书的任何人，李宗吾都绝对当得起“先生”俩字，因为他老人家出生于光绪五年正月十三日）祖上自清雍正三年由广东迁来四川，落籍富顺的自流井，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八代。

李宗吾的祖父名乐山，在五个兄弟中行二。和李家几位先祖一样，乐山公的本职工作是务农；和李家几位先祖不一样，乐山公还有一个业余爱好，就是做些诸如卖自家园子里时令蔬菜的小生意。这样的家境，李家平常是不吃肉的，只有到了寒冬腊月，才割十斤肉回来，腌了过年。买回来的肉拿去腌之前，乐山公总是亲自操刀修整边边角角——这样被削下来的大约半斤肉，可以当即拿来炖了吃。这个季节炖肉是需要萝卜的，乐山看到妻子曾氏要去地里拔萝卜了，总是叮嘱她：“大的留着出售，小的留着长成，须择一窝双生和破裂不能卖的，才拔来。”

有一年，萝卜长势很好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而且个个圆润饱满，曾氏满园子也没找到几棵一窝双生或是破裂的，只得空着手回去问丈夫咋办。乐山公万般无奈，只好心疼地发话，允许她拔“好”萝卜。

终于，一大锅只能看见萝卜的肉汤熬好了，乐山公亲自拿着勺子往碗里盛。灶台上摆了一圈儿大海碗，乐山公舀起一勺汤，盛进碗里，又倒进锅里；倒进锅里，又盛到碗里……

曾氏问：“你这是干啥？”

乐山公说：“我想分给家人和工人，苦于不能公平和普遍啊！”

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陈平分肉，以及陈平分肉时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假使我有机会治理天下，也能像分肉一样恰当、称职。”

可见，乐山公，也就是李宗吾的祖父，不是平常人。

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，乐山公病逝了，曾氏特地割了一刀肉献在丈夫灵前，心里想着丈夫分肉、分汤的事情，禁不住泪流满面，几天下来，以至于泪比肉多。由肉又想起乐山公为家中生计奔波，平日里天不亮就担小菜去卖，曾氏便将乐山公用了半辈子的扁担珍藏起来，对家里的孩子们说：“后世子孙如昌达，当用红绫包裹，悬挂正堂梁上，永留纪念。”

果如曾氏所言，这根扁担后来成了李家的传家宝。

（二）喜欢奇思怪想的父亲

李宗吾的父亲名高仁，字静安。李宗吾的祖父乐山公在世时，静安在外面学做生意；乐山公去世后，静安回到家里务农。因为母亲有话，免不了常常拿出传家宝扁担自勉，日子过得很是勤勉。所以，李家的家道逐渐殷实起来，有了田产。

这位可敬的父亲在四十岁上因劳成疾，只得听医生的话，放下家里的活计静养。不过，也就是在静养的那三年里，静安才得闲看了一些书，有了之后经常和儿子交流读书心得的资本。

和李宗吾的祖父一样，李宗吾的父亲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“虎父无犬子”这句老话。

李宗吾出生于光绪五年正月，和陈独秀是老庚，比吴稚晖小十四岁，比胡适大十岁。和这些后来的学术精英们一样，李宗吾那些标新立异的“学术萝卜”也是长在传统文化土壤里的。初学八股，父亲看了李宗吾做的文章，问他：“你们开口就说恨不得生在尧舜禹汤那个世道，那个世道有啥好呢？尧有九年水患，汤有七年旱灾，我们庄稼人如果几个月不下雨，或者几个月不晴，就不得了，何况几年？我倒是很庆幸自己没有生在尧舜禹汤那个世道呢。”

还有一次，静安和儿子谈起《孟子》，问他：“孟子说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惻隐之心。这是孺子入井，我站在旁边；要是我和孺子同时入井，我该怎么办？”李宗吾那时候还小，听了这话，茫然不知

如何回答。父亲便教他：“这个时候要先救自己，然后才救孺子。”这种说法和“先人后己”之类的主流教育格格不入，李宗吾听了，心里骇然，想：父亲先考虑自己，竟没有恻隐之心，要是说出去，人家都会笑话他。

还有一天，静安看见儿子在读《论语》中的“子曰：贤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贤哉回也”一章，便问他：“颜回一天到晚就知道读书不做家务，开始还有簞食瓢饮，长此以往，连簞食瓢饮都没有了，岂不是要饿死？”

李宗吾的大叔祖母去世，她的孙子李世兴等三人待族人都到家里来了之后，披麻戴孝、点烛祀神，又把棺材打开，呼叫：“阿婆呀，你要大显威灵呀！”从人群里把堂叔学山抓出来拖着就往街上走。静安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，跟着追了出去。正是冬天，五十多岁的静安穿着皮袍子和鸡婆鞋，跑不快，急得大喊：“过路的，帮我把他们拦住。”一问之下，才知道学山欠了人家的钱不给，人家没法办丧事儿，要去张家沱滚水，或者去县里喊冤，静安于是便说，钱他来垫付，先把丧事办了再说。却不知道，这件事情全是李宗吾的小叔公韞山公的主张。有一天，静安和韞山公在喝茶的时候说起这件事儿，静安说：“世兴他们这样对待长辈，真是忤逆。”韞山公厉声说：“怎么是忤逆？学山欠嫂子的钱不还，世兴他们开棺大呼‘阿婆’，是替死者索账，这是嫂子向他要钱，不是侄孙向他要钱，汤伐桀，武王伐纣，孟子都不认为臣弑君，世兴他们怎么是忤逆？”静安回答说：“么叔，这章书不是这样讲的，孟子虽然这样说，但朱子注这章书时说，‘必要有桀纣之暴，又要有汤武之仁，才不算臣弑君。’学山无桀纣之暴，世兴等无汤武之仁，怎么不是忤逆？”韞山公是饱学先生，被静安问得哑口无言，站起来就给了静安两耳光。静安后来谈起这件事儿时，对李宗吾说：“偏偏这章书我仔细看过，道理我也仔细想过，看样子，么公是被我问得理屈词穷了。”

静安这种敢于质疑一切人的秉性完全被儿子李宗吾继承了，只不过，静安公所辩驳质疑的，是诸如韞山公这样的乡间饱学先生，而李宗吾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开始怀疑古往今来的圣人贤人。随着书越读越多、和父亲的交流越来越多，李宗吾的疑问也越来越多，一部《二十四史》竟让他看出诸多问题来，不但尧舜禹汤这些人可疑，就连孔圣人也可疑，于是便

有了那篇著名的《我对于圣人之怀疑》。再后来，李宗吾在梳理自己的成长历时，他很严肃地认定：他的奇思怪想是从父亲那里起源的。

（三）关师：好老师、好习惯影响一生

李宗吾八岁那年正式进私塾读书，前五年全是背书，直到关师来教他，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八股文功底，无意间又给他看了一些书，他的脑瓜子才豁然开窍。

现在的人通过看戏看电视剧、去文化古城游玩，对状元进士还不怎么陌生。至于状元进士以下还有哪些进身阶梯，除了靠研究这些“古董”吃饭的专家学者，其余人就不那么关心了。说来其实也简单，就像小学毕业才能读中学、大学毕业才能读研究生一样，科举时代，举人才能去考进士、秀才才能去考举人。考取秀才的叫“进学”，如果没进学当上秀才，不管你多大年纪，也只能称为“童生”。

关师名海洲，就是一位未进学的童生。

关师虽然学历不高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学历，但他的学问却好得很，授课的方式也好得很，让李宗吾在那段时间养成了几个影响他一生的好习惯。

首先是记典故。关师讲课，第一天先讲四个《龙文鞭影》典故，重要的地方用朱笔圈起来，第二天要求弟子合起书来把前一天的功课讲给他听，圈起来的部分必须背出来。《龙文鞭影》是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并列的幼学读本，内容主要来自《二十四史》中的人物典故和《庄子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列仙传》、《世说新语》等书里的故事，包括孟母断机、毛遂自荐、荆轲刺秦、鹬蚌相争、董永卖身、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。龙文是古代的一种千里马，它只要看见鞭子的影子就会跑起来。作者选择这样一个书名，目的不外是为了鼓励读书的娃娃“不用扬鞭自奋蹄”。关师这样要求学生，学生记的典故自然不会少。

其次是点书。关师每天要讲《千家诗》和《四书》，都会叫学生把《千家诗注解》和《四书背旨》里的一些段落用墨笔点句。古人的书，大

都没有标点，看书首先得断句，也就是点书。李宗吾虽然不是古人，但小时候读的却是古人的书，第一次把他点的《千家诗》送给关师看，关师就夸他：“你居然点对了这么多，错得很少，你父亲要是知道，会多高兴啊！”李宗吾自小就是个给三分颜色便要开染坊的主儿，听到老师表扬，不得了，更加勤奋，使劲儿把功课往前赶——不等老师教，就请父亲买了一本《诗经背旨》回来点。

第三是爱上史书。关师是个爱学习的好老师，喜欢看些课外书——这大概就是他没能进学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有一次，关师正津津有味地读一本《凤洲纲鉴》，被李宗吾看见，也借去读。这一读，李宗吾便迷上了史书，及至后来推广《厚黑学》，论证也多从史书出。《凤洲纲鉴》为明代文坛盟主、史学巨匠、“后七子”领袖之一王世贞（字元美，号凤洲）所著，又称《纲鉴会纂》、《王凤洲先生纲鉴正史全编》，是记述远古至元朝中国历史的纲鉴体史书，难怪李宗吾喜欢。

第四是迷上“三国”。与看史书一样，关师借了本《三国演义》来读，被李宗吾看见，也借来读，这一读，迷上“三国”了，反复看，人物进了他的骨髓，拔都拔不出来。若干年后，他又读《三国志》，曹操、刘备于是成了《厚黑学》最初的“标本”。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李宗吾一生感念他的这位老师。

不过，“得天下英才而育之”虽说是所有好老师的梦想，但关师最后却为了“英才”不得不自甘闭馆。

事情和“试帖诗”有关。试帖诗在用典方面讲究正用、借用、明用和暗用，要求“熟事用之生新，僻语用之无迹”，切忌牵强、堆砌和冷僻。有一次，关师出了一道试帖诗题，见学生第一韵用了“同云”两个字，便在“同”字上打了叉，改为“彤”字，原文“彤云密布、瑞雪纷纷”，出自《三国演义》。李宗吾却说：“我用的是《诗经》‘上天同云，雨雪纷纷’的‘同云’。”关师听了，无语。后来又发生了几起这样的事情，关师觉得自己教不了这个学生，便宣布闭馆。

这一年，李宗吾十四岁。

（四）大哥：让弟弟安心读书的坚强后盾

所谓张王李赵遍地刘，说的是这几个姓乃大姓，人多——不光现在人多，历来人就多。李宗吾家也不例外，人丁兴旺：兄弟七人、姊妹二人，李宗吾排行老六，也就是说，他上面有五个哥哥。

李宗吾小时候是个病秧子：六岁落下病根，先是咳嗽然后是哮喘，沾凉就发病，一年到头不离药罐。他跟着关师读书，读几天嗓子就哑，喝几天药，好了；再读，又哑，如此反复。鉴于这种状况，关师闭馆后，他只得在家边勤奋自学边养病。

凿壁偷光、囊萤映雪这些故事，很少有人不知道。李宗吾的勤奋丝毫不亚于匡衡、孙康，只是因为他的家境稍微比人家好一点，还没有到点不起油灯的程度，他勤学上进的故事便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实在是一大历史冤案。现在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，在有暖气的屋里安装了壁灯吊灯顶灯、却忙于应酬没有时间看书的人多如牛毛，李宗吾好学的故事于是更有现实意义，所以，有必要在这里广而告之。

不用说，李宗吾白天是就着日光读书的，这一点和匡衡、孙康没有差别。但晚上，李宗吾读书的方式就比他们明智多了——神龛里的清油灯是长明灯，他想看多久就看多久：想在桌子上看书的时候，把灯拿下来放桌子上；不想把灯拿来拿去的时候，干脆就靠在神龛旁边看书。

另有一点，李宗吾和匡衡、孙康也完全不同：那两位看的是正经书，能带来“颜如玉”和“黄金屋”，而李宗吾那时候看书却既不为求上进也不为明理，为的只是手里有书心里不慌，不管是冠冕堂皇的圣贤书，还是市井流行的唱本小说，他逮着就看，而且看得津津有味。

很显然，不管李宗吾多么地用功，他要是继续这样放任自流读下去，就算读到老死，也只是富顺自流井一个以耕读传家的农夫。关键时候，有一个决定他命运的人站出来说话了——这个人，就是李宗吾的大哥。

大哥对父亲说：“六弟在家，活路也不做，他既然爱看书，不如拿些学钱，把他送到学馆里去，就向老师说明白，他是去养病的，读不读随便他。”

就这样，李宗吾去了茂源井刘家的私塾，继续他的“正统”学习，也